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三十三

受業毛昇增孫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球　墉　校

昭公一孔疏魯世家名稠襄公之子母齊歸以周景王四年即位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經庚申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衞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杜舉招貴陳侯母弟不稱弟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衞在陳蔡上先至于會取鄆書取言易也○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稱弟罪秦伯鍼其寵辰○六月丁巳邾子華卒。莊公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太原疏云穀梁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皆會○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國逆而立之日入莒展

此會被傳分三段看，以中段為主

作三層寫，得十分有禮，以大[illegible]加重

與出奔吳（展以國氏，殺其實也，猶林父叛君，廢封奔吳，皆繫之國。）。叔弓帥師疆鄆田（春取鄆，今正其封疆。）。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弒。楚靈王圍弒郟敖自立，改名虔。）。楚公子比出奔晉。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杜解：椒舉）為介（副也）。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為墠，行昏禮。墠音善）。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公孫段）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疏云：君身不主臣昏，故自告）。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言不得從而）。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

附錄

豐氏只一筆輕提帶得與

乎此方知前此要用乃許晉而駕我何以當時晉楚無不驕憐可謂恩已提一耳字振其沈鬱

於女氏之廟故以為欺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命而懼退）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愈恨以距君命致壅塞不行所懼唯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守舍人）○其敢愛豐氏之祧（附述魏了翁曰祧廟耳）○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示無弓）○許之

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鄭地）○尋宋之盟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祁奚子）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謂先歃）○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詐謂衷甲）○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

開楚讀盟宋作晉武亦驗以後說只一作子曲折寫來不出叔向之言可知前日叔向皆武投意也

會夷儀會澶淵三合大夫會于宋會澶淵及今會虢也服齊狄。寧東夏。齊侯白狄朝晉平秦亂。秦晉爲成城淳于。城杞之淳于杞遷都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讟誹也音瀆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言受午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不皆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穮耘也壅苗爲蓘註云此言穮蓘即詩之耘耔。○穮音標蓘音袞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詩大雅賊害人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自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

穆子說服子皮說蔡子家 補出一條 州犁說鄭行人揮 諸大夫各執

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歸義趙武說許，聽楚人之求，行不但得罪周室，且得罪共先君文襄矣，乃）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詩詩於信以白文君誰狀，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例注前伯。雖坐離立之誰所相麗也，穆子惟言去。服則君服，卿二執戈是謂大夫侍君之服耳。）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其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公孫歸生）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圍在會，編蒲為王宮。）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大閱諸大夫之）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為君）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鄭子皙，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且必憂此，無為憂令尹將不反。）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弃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齊國子（國弱）曰：吾代二子愍矣。（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犁。此二子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犁將）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亦言可愍。雖被憂，不知必不能患）

前段便有後洞諸大夫交口訓設言只一言妙在左師與王鮒不若前段便異味從

俞云倒插上語情如畫

借子羽之言點出兆憂徵見不獨三大夫兆已神注下精

譏二子樂禍衛齊子惡齊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言先知為備雖有憂無所損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詩小雅其卒章長小人如暴虎馮河故不敢譏議公子圍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誠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宋左師簡而禮無矜最否故曰簡其事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之字愛也不犯人所以自愛敬凶子與子家持之言保所取與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逸書按今大誓有此文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開憂兆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孫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太子國弱齊惡前身各無患

此為會虢傳既讀舊書而不歃血如未盟也故不書盟會

仍先趙武者猶會宋之以趙武先至也子圍之強而發豎氏刑獄之陋而行規迎皆不必然之事欲乘鄭人無備襲之然後號名諸侯兵威脅服觀下伍舉知其有備句可見子蓬乃麾之郊外塴以行禮閉門謝客是閉關拒盜也伯州犂分三層詰問極遜順有禮即此便見其包藏禍心子羽明內指彼畧不作周旋說到距違君命示以如此作爲人心共忿十一國諸侯一時解體懼共楚之利也於是題員之技窮然則小國有人楚兵立却而況強大之晉乎乃宋之盟楚人先晉猶待虛聲恫喝往復辨難此更全不費力公然如舊宋之盟並釋齊秦此則秦未至晉齊已會楚而趙武恬不爲怪也方以信字塗飾耳目華言欺人可謂

無恥日甚矣後段只說服離衛四字七國大夫嘖有煩言幾忘楚臣在坐蓋視爲好會高論取快一時豈知賊國戾顏卽欲執穆子以威衆則此段實爲欲戮叔孫之由而倪倪閉評正伏下篇之人人屏息也夫以諸侯大夫同心疾楚使得如子產者爲盟主佐則振臂一呼擯楚易易其如此泄泄之趙孟何哉

此段歸過前段詳歸叔孫之爲國中段辭以趙武之能後叔向一段寫趙之過[illegible]一段[illegible]

季武子伐莒取鄆（會遇書伐莒是以討賊予魯也不書伐而書取則收季而已○按前已伐台入鄆猶未得乘公在會故取以自封蓋利則歸己禍歸叔孫）莒人告于會（按此時莒人弒君未與于會而敢于怨者逆知楚欲示威有以中其原也取鄆在三月趙孟入于鄭在四月則莒人告于會正閒未歸國時告于會者告于楚也或畏其事故愬之）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弭兵之盟）而魯伐莒瀆（慢也）齊盟請戮其使（[illegible]會欲戮之[illegible]而請之行）樂桓子（樂王鮒）相趙文子（佐相）

公一段用反武之論而無以制是也仍歸結攻卯以季武終力破藩身二字連用六層一片忠肝可貫白日

嚴以指于鮒

思以服趙武

此段亦作六層兩三層求

也。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以帶爲辭故弗與。梁其踁叔孫家臣戶定反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已爲國衛如牆爲人蔽牆之隙壞。誰之咎也。咎在牆林解有隙可窺有壞可衛隙是不能蔽惡何貴乎牆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牆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今遇此戮無所怨也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附注褊狹小也言此帶其狹小矣亦僞若不解其意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而四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辟戮子若免

免叔孫之罪後三層解釋以靖之舉動之以勸能例之以與濟尊之以盟主訣之以諸侯歸楚其請叔孫也至矣然趙孟所以如此者叔孫之忠義有以感之也故此一段上照叔孫下起吳樂而趙孟之庇民只此已發亦見得趙劉定一語密論

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汙（所迕汙穢等之事）出不逃難。（不苟免）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魯）又賞其賢（敎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竝亦）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衰世疆易無定主）王伯之令也（言三王方伯有令德時）引其封疆。（引正也正封界）而樹之官。（樹立也立官以守國）舉之表旗（附迭旌沒也表旗䌓表識蓋以別封疆）而著之制令。（爲諸侯作制度淺介使不得相侵犯）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饕餮放三危者）夏有觀扈（觀國名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扶觀今濮州觀城縣西爲古觀國城扈今陝西鄠縣域）商有姺邳（二國商諸侯、姺西典反邳皮悲反）周有徐奄（扶二國成姓服虔云魯公所伐皆徐戎也杜云徐卽淮夷非也裝皆淮夷徐戎竝與奄今山東昀卒）

舊城自無令王。諸侯逐猶競也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彊弱無常故更主盟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大謂篡弒滅亡之禍又焉用之焉用治小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治也焉吳濮有釁過也吳在東濮在南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亢也方鄉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于下故能赫赫盛于上令尹特稱以自光大趙孟賦小宛之二章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問將能成否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言可成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于勝君是彊而不義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

會盟時楚圍大夫饒舌至此趙孟亦忍不住晉少懦三字最刺眼晉備楚安得不彊

此一段是極寫趙孟不以失霸為憂而以和楚苟免偷安便是朝不及夕之根

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詩小雅[illegible]云滅詩作威）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弱也）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益也）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取不以道）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為十三年楚弒靈王傳）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會罷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統饗戒告享期也）禮終。趙孟賦瓠葉（禮畢而賦詩。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瓠戶故反）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趙孟）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趙孟辭。私于子產（私語）曰。武請于冢宰矣（冢宰子皮萌謂賦瓠葉）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穆叔賦鵲巢（詩召南接乎禮鄭伯為主人宴則萌大夫自宴鳩與以心趙孟任勞而小國得安之指免已于

爲云哲人夫
嘆兮不見賦
許不學無術
擾陵與拜恩
云象王謝相
趙武不見諒

楚　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亦詩召南按武不堪者不敢以免叔孫之功自哆也道孟
本諱退又承王鄉求帶賠矣諸侯故前賦蘩菜後賦采蘩皆養取薄物而不以貨所爲賦也曰。小國爲蘩。
大國省穡。愛也而用之。其何實非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蘩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棄
則何敢不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詩召南卒章補注尨惰楚諸侯惡楚國欲趙孟安徐
聯攝之勿使其陵暴諸侯趙孟賦常棣。詩小雅取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且曰。吾
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按趙孟承賦死麕已皆賦常棣忽將兩詩進爲且曰兩字是極
樂時會悟情景悠說之會圍再先武申之會圖更成婚夫何暁夫恨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
三大夫皆見弟國與趙也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
出曰。吾不復此矣。按武謂不復見此樂只極形已之樂猶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耳不知已爲不年之
天王周景王使劉定公夏勞趙孟于潁。館于雒汭。劉子曰。美
哉禹功。見初雄而思爲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

夾敘一段開首敘前會罷盟而趙孟反世多此一嘆雖也應結以不永年此盟宋會虢所謂俱尤尸居餘氣能少激局將而精一齊收拾

我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端也端委禮衣言今得與服冠冕有國家者皆由禹之力說云服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勸趙孟使纂禹功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成二云〕儕等也言吾等與賤役且飲食之人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八十曰耄耄亂也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言其自比於賤人而無恤民之心棄神人矣民為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為此冬趙孟卒起本叔孫歸虢會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恨季孫伐莒使己發被殺曾夭謂曾阜曰叔孫家臣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

儲欣評取鄆是

月於外。一旦于是庸何傷。〔彙箋〕言已勞役數月在外。今賈而欲贏而惡囂乎。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諠囂之聲卑〔疏〕云言已伐莒求利不得惡日中不出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柱也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以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乃出見之。

前篇以鄭入手。非子產謀國之臧。鄭將為楚滅矣。此篇以季武入手。非趙武卑辭固請。則魯卿將為楚戮矣。而致此者。皆由於趙武。晉能自強。宿何敢妄取莒。何敢妄拋。即此已見晉之失覇。夫一楚令尹耳。會中原而專戮。春秋所絕無者。且莒弑君。變之大者也。季取邑。罪之小者也。而季不在會。幾使大憝漏網。小罪受誅。罪人安居無事。被戮而晉人恬不知恥。墨者方乘機以求貨。倘有人心。豈叔孫死生

呼吸之際不爲威惕且不使季孫取邑無君之恥暴露强
鄰貽禍本國直以季罪爲已罪矣語及叔行季處心平氣
和死無所恨斷之以忠信貞義誰曰不然 趙武請於楚
如指明季孫專魯之罪正與叔孫之意相謬故趙孟[illegible]一
一贊最著眼其告楚也欲免叔孫又恐無以免兄引三[illegible]
令主而以盟主屬楚一詞再請太阿授人矣或曰前篇[illegible]
服離衛一段寫圍已盡此令尹享趙孟又述叔向之言不
已發乎曰此正擬起劉子一段意來圍爲令尹尚肆行無
忌他日篡立號名天下諸侯則受殃者不獨魯鄭將天下
胥爲荆蠻而趙武方賦詩得意也又是反揭起鄭伯享趙
孟一段來三國大夫自貌入於鄭知楚圍已擁衆遠去公

享私宴趙孟此時滿眼皆感恩之人與念皆得意之事此一大段只寫趙武之樂然已想見前此叔孫要驚諸大夫屏息卽趙武亦惴惴危懼至此而雍容閒雅飲酒賦詩都從一番驚恐中來也武之惴弱無遠畧已見於此 天王使勞一大段寫清免叔孫人以為趙武之功絶不知彊楚踰晉大罪案劉定公忽觀河雒歎禹功令趙武不知所謂然後提出弁冕端委以治隱然有夫子微管仲吾其左袵之意以見中原將淪於楚盟主之輔何以救之免叔孫者不過小庇諸侯復文襄之業以匡周室乃大庇斯民也一段與會鼓舞聳起千丈而趙武一齊放下故知其生氣已盡而不復年也令尹享趙孟鄭伯享趙孟兩大段俱收拾

巴蹻之太公然又強娶爲自恃有作亂之具故敢如此尸氣焰遂卄兮介兆剛

於此以見盟宋會虢直是神怒民叛。貞山謂其罪不至此非然也。叔孫歸一段是歸結取鄆事實。而欲贏寫季孫極確。叙事但言伐莒取鄆。而其自爲封殖處。至此補出。以見叔孫之禍。季孫利心陷之也。訶斥不遺餘力。而所以致此者。由於晉霸之衰。或又謂宋之盟。虢之會。莒人皆不與。何得云犯齊盟。不知弭兵爲名。必有大無侵小之約。若不與會者。便可窮以自肥。則不得爲弭兵矣。自魯取鄆。而楚遂滅賴。滅頓。滅陳蔡。放手爲之。季孫之貽害。何窮哉。

鄭徐吾犯（鄭大夫）之妹美。公孫楚（子南穆公孫）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雁也。納采用雁。）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公孫）

故亦欲娶晳忽以女之言不是批駁不審見其理易明其獄易決而子產郤不然正有深心也

欲殺而取妻之隱假也戈擊而傷塗之實跡也可加我厭追衆時便有戕黑之意乎產以等跡吹是獄未為不允

評例君曰幾是同族

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幣帛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附迯女以子南先婦已故言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交道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晳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辭歸於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犯也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謂人倫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畏也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

周云放子南使之遠避所以全子南也

太叔云國政執子產云國無孩相應太叔知之于南非禍夫豈不愛與不忍二字相應

遊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目說子南之聘在前庶直子南以子晢之族強未必不再有伯有之亂也蒲逆不書非卿將行子南子產咨于大叔游楚之兄子橫于產恐諸游生變也而駟氏強於諸游傳釋明子產不罪子晢之故大叔曰吉不能亢蔽也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放也音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為二年鄭殺公孫黑傳

讀此傳者殊疑子南為冤獄而抑知非也首三語似直在子南然聘與強委禽皆為其色之美也知二子志趣皆非

一正路犯告子產何嫌據理直斷而駟氏最強子晢尤橫此時楚圍凶暴趙武懦弱且虢之會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背誕也因之病根早為窺破一有內變外患乘之其何

以禦故曰國無政非子之患言爲國之患也惟所欲與亦
其二子猶有人心或自愧沮耳子晳據衡而入子南趨
而出不得謂子晳無恥而子南尚有面目直鈞之將何待
後此用戈哉及至用戈非子南傷晳則子晳殺南絕之身
爲大夫全然不知君國自相讐殺皆法所必誅也子產先
施其易後圖其難專就顯然受傷一節數子南逐之所云
五罪非强加於無辜之大夫矣逐子南者誅亂之道遣子
晳者防亂之心太叔揭出國難灼見其至公無私又引周
公爲誅隱然以管叔喻子晳而以蔡叔喻子南一放一殺
國有常刑遲速之間何足爲疑末將吉獲戾一陪亦以杜
猪游之口子產知巳子皮而外非子太叔其誰與歸

兩句討赴者
后子之過
共秦有識

罪秦伯失教
一篇之主
叙法簡鍊

秦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寵如兩君其母曰

弗去○懼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

之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殺后子享晉侯○為晉侯叙享禮造舟于

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疏云李巡曰比其船而渡也十里舍車○為八反之備薦自雍及絳○

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歸取酬幣○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齎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終事八反○

陵至禮一日而車而至祥相阻千里歸取酬幣疑起鳳送日
不能及也故先備疑之不知十里舍車者舍其一反百十乘
之車乘止八乘也造舟于河者水岸兩虞造舟為梁以通車
與若千里淨梁則秦始皇隋場爾未晉有此歸還也非歸秦
也酬幣八從還取其車非一車所載晉是酬幣亦非八百乘
所載皆輸之晉也十年傳子產云百兩必千人叁然不車二
百乘則將車者二千人之人人晉而以後八百乘分為八餘
達比而來非必一日盡行在每除行止必在十里之內若遺
則車馬徵敵無以費東也自雍起稱前後按莊至絳王享之
日非八百乘單聯百里間初獻畢即以前二千人分班還取
後車而以其兩乘進謂之一反反反晉也如是者八二曰
而非而將八百乘之又千人供可歸秦而不必人將知定

以知過見
所不可欲之人

知存亡

決生死

則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女叔齊司馬侯）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歸）對曰鍼懼選于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艾絕也魚廢反）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輔助之者多稱匹言其先世必有大功德于民故與天地並立未易傾也）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佐助也）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陰於金反）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

翫愒皆貪也。○苦蓋反。曰其與幾何。按與如歲不我與之與，言不能久留于世也。

通篇足說后子之知過而上段極寫修豪幾自相矛盾不知后子率車千乘徒役為人突入人國其迹可駭故深自斂防以二百乘自隨追行享禮以酬幣為名即以前此徒衆還取後車八反而畢於是八百乘之卒不必入晉此即公子鍼垂櫜而入鄭之志而處置盡善不使人疑尤見后子之介圖也翫愒貪也歲月非可貪謂趙孟此時苟一歲則享一歲之安惟憂朝不及夕滋焉朝霧盡盟宋之後公室民生一齊懈過偷惰至此生理盡矣便見后子於此歲兢兢危懼恐罹累之及也即此言可為知過之證

仁人之於弟也親之欲貴愛之欲富然有節焉非可以寵

祿過而如二君也。叅人深有璺於中原。強家如晉六卿魯三家足以制其君父。故雖在至親而富下耦國。即不能以相容。是以無尾大不掉之患。篇中以趙武相形。其義可見。而經罪叅伯若何也。蓋于乘二君者后子之過。而釀成其過則叅伯之罪也。鍼非叔段州吁之儔。毋亦非武姜之比。爲之欽論自當翻然改悟。何至懼選逃死。傷母之心乎。幸其知過而斧。否則將置其弟於何所。是自棄其弟也。杜云誠失敬釋經之義精矣。

鄭爲游楚子南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鄭城門之外。實薰隧二外道名實之者爲明年子產數子晳罪稱薰隧盟起本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大

人云一段敘誤

汪云先提後敘

史書其名曰七子。自欲同於六猶故曰七子產弗討。子皙猶辭之惡亂國

子產每事剛明。此獨以柔道行之。非畏子皙。畏駟氏也。亦非畏駟氏。不忍盡誅駟氏也。誅止子皙而駟氏全。國亦以靖。此中大有操縱。彼輕於一發者。罔愧其權宜而養癰貽患者。不得爲口實也。至其防制之方。已密密周到。否則作亂何待異日。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山戎及羣狄于大原。即大鹵也崇。聚也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音隘以什共車必克。拔此一句尊言步卒一車步卒七十二人今以什爲數則所乘二人無所羈故以五乘爲準則所零又成什數蓋得三十六什下五乘爲三伍指甲士言之是伍帥百二十人三伍帥三百六十人也消以十八爲什之法常車賦之用也困諸阨。又克。按誘而消狄者許兵去車爲子阨則又克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魏舒

一段叙事[illegible]河洲[illegible]春秋鄭多用步卒隱四年[illegible][illegible]諸侯敗鄭徒兵襄元年晉敗鄭徒兵於洧上昭二十年子太叔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用卒不如於晉

先自毀其屬車爲步陳（補注）蓋古未有此法（胡傳）後世車戰法亡實啓于此五乘爲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毀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皆臨時處窮之名稱解道陘難于用乘制此五陳不相離爲易於進退也九甫反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襄四年無終子遣使如晉請和諸戎遂成三駕之烈至此遒武什爲楚役而荀吳魏舒各樹戰功爲已封疆故大鹵之役雖亦攘夷狄之一端然知晉之無意於楚也又以見晉非無據楚之人而甘受屈於楚也篇中以荀吳爲主提出崇卒正取勝之由寫魏舒正寫荀吳也前段統叙後段分說過險車行不便以什當車人提於車故知必克五

陳兩伍專參偏也依司馬法軍制則參寡參差分前後左右既不可曉而既有前兩復有前拒亦似難明細按因諸陀三字知前後左右皆伏卒也另有前拒則誘敵之卒前爲首左右爲中後爲尾成常山率然之勢以相離伏自爲軍不相屬也以誘之指前拒言誘之入陀耳王氏云欲致之於專參之間是也以一軍誘之使狄望而笑使之深入伏中然後出其不意伏卒一時並起亦交第接應所謂困諸陀也當毀車之時少見多怪人不樂用忽借譬人之前作三軍之氣覺變變所齊指揮由我無非致死之士乃於崇卒二字十分鄭重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秋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

去疾。去疾奔齊在襄三十一年展輿奔吳。吳外孫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

也。此春取鄆今正其疆界所以亂為利也（宋鈔）猶盜賊乘人危迫而竊取其物於是莒務婁瞀胡

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三子展輿黨大厖常儀靡三邑名。○瞀音茂

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奪羣公子秩是棄人人可棄乎詩曰無

競維人善矣詩周頌言推得人則國家彊（宋鈔）展輿立為君而不能討賊以是為與弑焉爾

傳明展輿之失國由棄人之故不言弑君以求容與、聞、乎、

故、也。 去疾之有國宜也。然但知有國而不知討賊不得

為有父也。齊人之立去疾禮也。然但知立君而不知討賊

不得為知義也。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

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他才反為祟。○息遂反史莫之知敢問此

智換而遂[illegible]
尤見召戶全
此斜程

子產先析二
神順末以兩
家之拓開指
生國政民疾
所聞則不當
然況君身疾
病全不由此
且首臣以丞
說為忠者一
評括鑑

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帝嚳)有二子伯曰閼(葛反)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地闕)不相能也日尋(用也)干戈以相征討后帝(帝堯)不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主祀辰星辰大火商丘宋地按今河南商丘縣)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遷實沈于大夏(按今山西太原府)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參晉星共)季世曰唐叔虞(〔孔疏〕此叔虞自唐人之末君下帝命邑姜之子封以唐因與之取唐君之名以為名耳)當武王邑姜(武王后)方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懷胎為震)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孔[illegible]〕邑蕃方[illegible])而夢〔史記〕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
武王夢
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陸氏曰史記叔虞封唐子燮父改為晉侯)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帝少暤)有裔(遺也)子曰昧為玄冥師(水官之長)

僑云詳說而卻奪之君子之言異於後世之術者今者

子產兩中已注四姬無有上却不明言以僑聞君子另作一提一日四時勸政

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孫昧之業）宣（宣通也）汾洮（二水名洮他刀反）。障大澤（之陂障）以處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帝顓頊）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有水旱之災則禜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日禜祭為營攢用幣以祈福祥云）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攢聚草木為祭處耳）。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政）晝以訪問（問可否）夕以脩令（施號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瑰云湫底言氣聚集而停滯則骨羸露也）

省躬此個國安民之本須是發心已病之方勿使二字貫下四句仍用虛氣縮住點四姬無有挾山致疾之由則知所以已疾矣

肸未之聞指二神之判下是指四姬之說行照別道是却以就不出光景寸情又一死狎相映

○湫（子小反）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百度百事之節靜傳形疏則鄰逞形弱則神弱神宗道形而蕤衰也既蕤其體則神弱致使此心不明而亂百度之節）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拔四時壹於寶安而不知節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嬪御）不及同姓○其生不殖（長）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愼也○（壹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謂）男女辨（別也）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治也）也已○四姬有省（減也）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言將敗不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爲明年鄭殺公孫黑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

晉侯但見其前致疵不諱想後段便是諱疾忌醫疾不可為想見詩說後摇手太息之狀

近女室疾子產後半語左務升鬼非食戒了疾詞半語左於其又補出子產未疑之意

晨云論女色而及聲味並六氣所生原曰一氣色荒求有不忖溺當看惧舞酣

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蠱疾或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
惑女色而失志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
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祐
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
孔疏女之為節不可得說敬以樂皆之
故有五節
五解之節
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按樂有正有淫故樂勝則流節之若以中聲節之也宮聲遲遲者緩羽聲速速者急宮為本羽為末聲有遲速故能本至末遞以相及惟於中聲為節度也傳氏云五聲以黃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律從其有臣過君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為五降五降得此濟則八音克諧而可彈自五降後非慢正聲君子勿聽
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勿聽也
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疏云息謂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思也窕寬慆堙謂慢入之心塞入之耳○慆他刀反堙音因
物亦如之
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
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巫者

或以平死在十年以後為疑並伯業盡弃疾入傳言後此不過戶居術氣雖殊趙孟淫過不同然無與今日之詞

汪云上三生疾皆虛說此方對指

匪問良臣對偏全不以形

煩不舍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為心之節儀便動不過度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發為五
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illegible]也
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
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疏云六氣並行但氣有溫暑涼寒分為
四時以為五行之間計一歲序行得七十二日有餘土無定方故每季之未有十八日也過則為菑陰淫
寒疾寒過則為冷陽淫熱疾熱過則喘渴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風為緩急雨淫腹
疾雨濕之氣為洩注晦淫惑疾晦夜也為宴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
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
夜故言晦時疏云以女陽物故內熱以晦時故惑蠱也補正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為人故為陽今君不節
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

覺局怨和目此是肩總注流決行

我不復深求再劑亦深疾而忌醫也

良醫不足以盡和醫傳物不足以盡子產一片渠言故著問明皆不起之痾耳

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改行以救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云主將死言說國之大臣在養其君德保其君體三代之時大臣皆如是精工技亦知之至淫慮則無知者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溺沉設於皆惑於文皿蟲為蠱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皆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賜賄之賂

此合為一篇以晉侯有疾領起下分問疾求醫二事傳敘子產秦和之正論所以深罪晉平趙孟也晉之覇業自文

襄至悼雖有盛有衰然猶爲中夏主盟而率天下諸侯朝楚者則自平始輔霸之臣自趙盾猶視幼君弱主諸侯大夫遂張而宋之盟趙武直以列國大夫爲政而君不與其時之號令皆助臣辱君之事其於君父一任其耽樂是從而不之顧也故晉之霸業至平而盡輔霸之勳至武而絕傳深痛之叔子產之言以爲漁色不避宗幾無人道而武不能匡救意已在言下和卯子產未盡之辭而顯然指陳之同一意也或曰君淫而主不能與左氏之責趙孟過甚且君之疾何以波及於臣曰此以理斷之而知其然也周官內宰以陰教六宮九嬪世婦之屬統於大冢宰以及庖人褻人將師食醫皆屬焉是人君宮中一飲食服御無非

子產評論起已伏類篇之脈

總大事

羣臣爲政。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匡恤社稷。而坐視其窮。爽然無收。生理不已盡乎。醫和之識。直貫天人。與子產相爲表裏。趙孟委靡無志。故以將死譽之。其實借題發揮。原非實境。不然診視者其覔在十年以後。則言已不驗。而懸擬者乃奇中。如是哉。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王子圍之弟子晳伯州犂城犨。櫟。郟。三邑本鄭地按犨今在河南魯山縣東南郟今郟縣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弒君而先除二子也。謂黑肱伯州犂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已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縊殺也孫卿曰以冠纓殺之疏云荀卿避漢宣帝諱故荀卿爲孫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郟敖子右尹子干王子比出奔晉。

應除二千

凡實弒而經皆不者準此

壯川子干

子干並不以稱弒書皆而進猛殺若等則從察例孫

宮廄尹子皙出奔鄭○因棄城而去殺大宰伯州犁于郟○補義城麇之役上下其手者伯州犁也即位之年殺之可知惡人未嘗無是非之心小人獻諂取容事成之後殺其躬而已或謂州犁有與志如荀文若之死非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楚子麇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伍舉更赴辭使從謂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弒赴諸侯宏怒伍舉嘗從避而可若孫辛不免禍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辭同皆百人之餼○百人一卒也其餘是百人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鍼富強不宜與子干同秩敵叔向曰底祿以德○底致也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強禦已甚○詩大雅曰不侮叏也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以年齒爲高下而坐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供奔事有優劣惟主人命所處謙辭且臣與羈齒無乃

再叙一段問文正是一篇血脈也此以中推背卑前後之法亦以倒波瀾於正總之法以下論評論結自記其非知割斷人而分作修書也與此段脫

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為主人子干後來奔以為羈旅之客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以敬也欲自別謀楚靈王熊虔名即位。遠罷為令尹遠啓彊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備行器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為四年會申傳

經書楚子麇卒蓋以疾卒赴諸侯猶鄭伯髡頑齊侯陽生之皆卒也故傳明著其弒復以使赴於鄭數語釋經不書弒君之故杜云以瘧疾赴諸侯經但言卒傳但言王疾安見其為瘧也蓋以髡頑傳附會之耳平趙孟皆行尸耳安詰其正楚圍之罪哉傳之立義謬傷天下無人討賊也或曰不以弒赴諸侯何以知之不知虢之會三邑之城明暇

趙死之我賊　於正喪矣齊

竊破久矣況比弃晉盟暱弃鄭未有不揄其情者君㨿不諡死不成禮葬不歸於先君之兆皆弑跡之顯然者也陳恒厚施而不與猶半況同之暴乎諸侯大國若齊若爰舉義旗內外響應矣趙孟方斤斤以北與鍼同食而叔向以為不共禋祭嗚呼於其備哉末以鄭臣私議作結見鄭為小國雖有賢大夫無如發弑之國何也

十二月晉既烝（冬祭也）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故會祭之）甲辰朔烝于溫（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前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謂）庚戌卒（十二月七日諸皆亡公祭后亻之言南非小終杖之吉）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弔趙氏諸趙八辭之而還傳言大夫就諸侯哭而弔之）

檀弓稱趙文子退然如不勝衣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

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以爲賢大夫也衛所戕惟輕將禮使蔡弱人意其大于名義者莫如爲孫林父執君及盟宋二事執君無可辯矣而盟宋猶有謂暫得苟安爲其功者不知貪五六年之少安而實貽亡國之禍思者不爲也蓋大畢有九焉失累世之伯業一也諸侯增倍賦二也驅天下玉帛三也況已前以弭兵爲名而諸侯篡弑吞噬皆不敢問反使楚得挑言四也楚人篡弑不敢問遂至無令不從五也君荒於上恣意淫樂更無外懼六也六卿皆安於無事便其私家而公室益卑七也武備全弛戎馬不籍革車四千乘幾無一卒可用八也公乘無人簡車蒐乘君皆不與分晉之禍遂至不可救九也故曰盟宋弭兵所以亡

晉也賢大夫顧如是哉

讀左補義卷三十四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昇 增參

男 球 塤 挍

昭公二

經 辛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杜解叔老子。○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薰隧盟子產不討遂以為卿故數之。○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弔少姜也晉人辭之故還。季孫宿如晉致襚服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

傳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杜解公即位故。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補述不使他人而身來亦欲觀結魯好或疑傳妄過矣。○觀書於大史氏孔疏氏猶家也藏書之處若今秘閣也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

諸云魯春秋十典有則夫年因以成經後削必不多之儒字字錯予說不亦誤

汪云鈔許是上齊衛世對前詳後界送詳未君高別奇後稱足借新陪主

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按太卜掌三易此周禮也魯占周易或用爻辭或推演卦意其用二易者亦釋以周易之文無不合者故韓宣以三易獨備於魯君列國用周易兼用繇占如蠱之雄孤復之飛矢與周易迥異蓋別有一種占皆非役周官之舊也

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緜緜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

韓子賦角弓。詩小雅取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

武子賦節之卒章。詩小雅卒章言邪徐河以畜萬邦

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詩召南封厚也殖長也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

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

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子 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尤

見子尾。子尾見彊。

[illegible]字收首段用一層知字有賦詩收首段後一層四賦詩

子尼宣子謂之如子旗。亦臣不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爲十年齊欒施高彊來奔張本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宣子賦木瓜亦衛風義取于欵厚報以爲好

晉自趙武與兵貴安偷情。大夫各樹私門以弱公室而分晉之局成。是時尊周攘楚。直等迂談。非有絕大本領不能舉積習一振刷之也。韓起繼相。以上卿執政。而脩好隣邦。爲從來未有。似有志親諸侯矣。然會中而楚主夏盟。滅陳蔡。而晉不能救。色荒峻宇。皆無一言。此洽世文學侍從之臣。非孔世救時。定國之相也。篇中叙出爲政而聘魯仰藉周德。未聞何以尊周。賦詩義取角弓。未聞何以維魯。於齊

卜子旗及彊之不臣而未知政歸陳氏於衛賦木瓜而未知比纘齊桓起之爲起可知矣傳所以浩歎於春秋之季也　此爲起聘傳加禮諸侯其初政大主腦也易象春秋低回倡歎恍如置身盛時既而賓主賦詩武子將所[illegible]樹所賦角弓合併而賦甘棠誰光遜謝以完聘魯之局至聘齊品評人物知之者晏嬰聘衛賦詩倡之者文子而中間點出信字君子字見宣子爲政而諸侯脩禮於晉者以宣子能守君子之信故也信正與禮對即以爲宣子之相表可也

夏四月韓須韓起子如齊逆女逆少姜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于晉晉侯謂之少齊爲立別號所以寵異之謂陳無宇非卿

是以二字解限駁以亂作二字皆限議刺絕不為無字論理而有評之意自在首外此觸之對可見也

此上敘下所本悄偶役詩

欲使齊以逆夫人禮送少姜執諸中都◦晉邑按今山西平遥縣西北有中都古城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列也疏云逆是使上卿逆卑於逆者一等故云送者從逆者之班次言當卑於逆者也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按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畏大國之故易其常制不敢下逆者一等而反上逆者一等過其是以亂作耳

醫和謂女室喪志◦晉君致疾◦又謂良臣將死◦趙武果卒於溫◦韓起秉政◦痛哭陳詞◦莫急於此◦乃四姬不足◦益以少姜◦起躬為納幣◦又使須逆之◦繼室◦則起自逆之◦父子僕僕道路◦唯恐不承順其君之意◦此起之人品◦又在趙武下矣◦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報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達也命于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

[illegible]若昔雨行[illegible]而起斗子京家逐[illegible]

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于已為榮祿）敢辱大館。叔向曰
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
主也）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巳。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宏先國也次稱臣
之辭巳也）後詩（大雅）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魯之使臣。稱美晉廷者。前有穆叔。後有叔弓。然弓非穆叔
比也。穆叔不拜三夏文王。提出天子及兩君。大義凜然。叔
弓不過謙抑而已。叠穆叔槩節不移。叔弓阿附季氏。立品
不同也。聘使往來。無切實儀規。只是禮儀相與。然稽是
好消息。及世風愈降。并此風不作。而貨賂有權。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黑為游楚所傷故欲
害族）其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剣）駟氏（黑之族）與諸大夫欲殺之。

土加風馳冝擊無一字不延迎

周云殺難舟駟氏亦欲殺耳時未至不容逾時既至不容緩

任三字字傳書極而數之神

子產在鄭聞之懼弗及乘遽（傳驛）而至使吏數之（責數其罪）曰伯有之亂（在襄三十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不務共大國之命不暇治女罪）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謂使大史書七子）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子晳子）爲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

賀景贍曰黑雖欲作亂傷疾未能何懼弗及若駟氏及諸大夫之公惡又惡用懼曰黑之作亂應死而駟氏與諸大

夫非殺黑之人也若使死于衆人之手不但國法未伸國
體大傷而亂亦不可長此其所以儆也　子產誅黑加本
罪明正其罪一曰大刑將至又曰司寇將至已明請於君
而不同子皙之專伐伯有也然子產賢大夫也但知子皙
不請之鄭伯為專伐伯有而不知鄭伯之教子皙不告請
天王為專殺大夫故春秋大夫之殺無論有罪無罪皆以
國殺為義不得以其相時討亂之功為屈法原情之筆也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
君無辱晉侯嬖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按即伉儷豈可以屑請侯晉失
詞矣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親服公以未秋行於冬還還乃嘗之故經在冬罷過此與
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子慭如晉同來必循專撫只行也

晃執無字条

問?以哂而
上求物其姿
思而存之

朱可亭曰晉以非伉儷辭公方羞愧不暇如胡傳求其必逵是以稽首於少姜之喪爲榮也無恥孰大於此至何乃復李公之悔過與他處不同

叔向言陳無宇于晉侯曰彼無宇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逆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逆身於埒是晉國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不平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謂無宇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晉侯赦之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弔少姜

經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悼公立寧。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杜註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七 八月大雩。冬大雨雹記災蒲學反。○北燕伯欵出奔齊書名

敘出來由趣
一篇議論
敘此字掄住
提出文穀
是當日之不
[illegible]

從告

傳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杜註二子晉大夫○趯他歷反】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卿共喪葬過禮甚故】【甚言過於勞苦也為北來為少姜而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止】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襄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孔疏據十三年傳諸侯于天子十二年有八防凶例再會一盟令以霸主不可自同天子】【又舊制大煩故設此制以簡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不復有年限之期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時俗過制故文襄霸節之猶過於古】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闕】無加命矣【命有常】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其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按疏云守適者夫守外戚妻守内戚言守内戚之適夫人也】唯懼獲戾豈敢憚

煩（按煩勞也慮甚哉句）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復爲女）今茲吾又將來
賀不唯此行也（按應爲此行句）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按閱此朝貢用）
（葬之詣致）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
（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
不獲（言物不能復質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
君子之後乎（甬正言庶幾可以爲君子也按猶在猶字從當府晉君臣生來何時憂國者君子也趯之知其）
（猶在君子之類乎夫子言從大夫之後正謂與大夫一類若貢其不諸國惡則下篇叔向晏子皆明言矣補正是）

晉平百務驟壞以變妻之喪致子太叔充使來弔梁丙當有不安於心閔惜其跋涉之意此猝然面會只說得一邊固不是滿口輕薄亦不是本國弊政不便明言也大叔有感其言不覺盡情告訴不惟來弔又將來賀示以恤使臣

此分三大段
說者皆[illegible]
[illegible]

之勞當去君心之蔽因進之以法文襄而小國受賜矣暇
趙既善其言又謂晉選將衰于將無事言外有私門盤結
無能為力意包括無限悲愴故太叔以君子許之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同盟于襃之世亦應從同盟之辭故傳發之）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後以女繼少姜）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
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自來）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燿寡人之望（燿照明己之意望）
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
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齊先君）照臨敝邑鎮撫其社
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之女）及遺（佚也）姑姊妹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
寡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正也）振（整也）擇之以備嬪嬙（婦官）寡人

是此篇正文末段因屨賤踊貴一語而側叙前之逈宅順叙後之益復宅是爲日考事却借作正文法脚奇絶

詳舉陳氏歸附之故

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

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夫人之服是以未敢請。君有辱

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

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晉祖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許成昏晏

子受禮。受賓之禮享。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晏與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不知其他惟知齊將爲陳氏公

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

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區烏侯反釜十則

鍾六斛四斗按此公量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

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

此私量也傳氏曰三量皆十分而加一非本四而加五也疑

彖謂每量加一則四升四合爲豆以次至鍾爲七石零四升

此公量之鍾加六斗四升矣皆如五升爲豆之說各加舊量

公棄其民是齊亡之本政在家門是晉亡之由予還主腦

汀云然字桯接不煩再超爐灶另匠心事即揭

之一則八石為鍾比公量之鍾加一石六斗不應若是之大也傳說得之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林解】山木往賣於市價等在山海之雜利往賣于市價等在海不加貴也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言刖多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疏云服虔云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口燠休燠於喻反休虛喻反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陳氏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將不能征討殺諸侯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有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益也侈道殣相望餓死為殣而女富溢尤【林解】嬖讒女家富貴過其民聞

佛云讀此雖三峽猿聲未若斯之哀也

孫執升曰叔向自處之道已對晏子說明而晏子自處之道都未曾說從與宅一著即是保家之策是摩賓互見法

公命如逃寇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皁隸賤官疏云五姓皆卿續簡伯慶鄭伯宗先皆大夫也）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改也）以樂慆（藏也）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至今）讒鼎之銘（讒鼎名疏云服虔云疾讒之鼎明堂位云崇鼎是也一云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曰昧旦（早起也）丕（大也）顯後世猶怠（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疏云世族譜云羊舌氏晉公族但不知出何公譜又云或曰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而埋之後事發辭述李氏李氏掘示羊頭以明已不食唯識其舌存得免杜亦不從唯記異聞耳）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度）幸而得死（言得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言必不得祀）

（趙叔向晏子志同道合之人剖破藩篋不可間隔）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按此追叙）曰子

汪云先臣三句是正荅且字一頓見諷諫挾逗之妙

告於君是收本文與叔向言是消上文

徐云更宅一節爲踊貴屨賤追敘卻又爲請昏於晉餘波消出四陳[illegible]又[illegible]試[illegible]

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囂聲塵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疏云晏子春秋將更子燥爽之地是也。塏苦代反）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衆也不敢勞衆爲已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按因晏子有屨賤踴貴語故追敘此事）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按接入正傳帶敘更宅辭宅事）反則成矣。既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左壞反之藏有反之之言在內故下以且）

諺曰援茲後半截語也。按宅人。謂隣人。反之。反其舊室也。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卜反

鄰二三子人謂鄰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舍去爲僞非飾

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

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傳下齊晉之衰。賢臣纍且言陳氏之興

此爲六卿專晉。陳氏篡齊。一大篝。前段是請昏成昏。絕妙

好斷。中段是閔時憂國。十分嗚咽。幾於哀樂不類。而不知

前半正中段之由也。二君不能自強。同一病根。上段乃其

病症發現處。昏禮男下於女。齊景既以少姜博晉之歡。復

請繼室。固晉之好。以先君適作交隣儀。除郤湫出女吳使

倆更無奇策可知。其平日國事民生。毫不經意。而茶然無

氣至此。積晏子爲女之詞。使人顏汗。晉平善子產醫和之

言而不能用舊疾未瘳死期將至其平日全副精神都注女寵是以富而溢尤至民無所依而强家因得自爲封殖以肆其劣胥之誅也蓋晉用六卿齊用雅尾陳氏而以諂昏成昏等事使兩賢人往還雖辭禮斐然而含涕爲歡强顏從事彼此相視苦衷早已默喻也叔向有問晏子於知已之前款悃傾吐以公之棄民陳氏得民互寫邦不歸罪陳氏蓋民之歸陳由公厭之不然何愛如父母而歸如流水哉有嬀如許祖宗靈爽陰殛於齊焉得監鑿髟人而大公丁公立見其不祀老臣至此真無泒可揮矣叔向先寫公室之卑由於君之失德色荒故宮室侈役繁故民罷敝是一串事四語忽用對說恍見對齊成禮文詞斐然便是

飢婦餒夫怨聲滿耳寫到八姓舊臣降爲皁隸可知此日私門更無牽制欲移齊不過一舉手之易公所謂樂吾所謂憂直與晏子之言同聲一哭也此時更從何處提起私室及晏子問及極言巳有不祀之憂中間插公亦從之一語是將晏子箕伯直柄虞遂伯戲一段意思包裹在裏則唐叔以下不共俊而寵慕云乎哉二子所云皆與上段反照意實一片也然晏子身相齊國叔向日侍君左右非疏逖之臣之比何以目擊其危束手無策豈由二君平日不能任用故也末段因從晏子屨賤踊貴四字追叙更宅納規而公之繁刑轉移於俄頃使二君任用二子言聽計從則仁人之言其利甚博何至數傳而後國爲他人所有無

伯之次何段將其事此處婁益妙

如景之頹惰曰甚其從晏子未嘗無一二事而殴民而歸陳氏者如故也平之蠱戕曰甚其用叔向雖稍有補救而公室之卑如故也末引詩曰君于如祉亂庶遄已正歸其責於君身以統結全篇其後段補出晏子全身保家之道暗睹叔向則傳之餘意也或又以叔向正晉不如晏子不知景猶樂受善言晉則豚口禍及時勢固有不同而二子之賢不得妄爲軒輕也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賜命之書曰子豐父段之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按疏云子豐有勞事無所見蓋韓宣欲爲己代故特爲之辭耳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稱注傳見晉侯策命外大夫賜田以出僭天子之禮君子曰禮其人之

馮云君子是伯石貪八佾也日何貧 [illegible] 則求[illegible] 伯不獲州之由以後段為主則首段又是韓宜取州之計 突接入正敘

怠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于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稱禮長享伯石行禮可取初，州縣欒豹之邑也。欒豹欒氏族及欒氏亡，稱縣在襄二十三年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州本屬溫溫趙氏邑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溫別至今傳三家晉之別縣不惟州，誰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進而治取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趙獲二子二宣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患不知禍所起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故猶舊也豐氏至晉晉以韓氏為主人被此則起欲得州豐氏早已必照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

為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 為七年豐氏歸州復木

韓起貪鄇其入猶在范匄趙武之下主意至末二句方點明通篇無一非伏筆細按之晉侯嘉段之言即起代請之辭也何以代請自欲取之也君子贊段而用相鼠反照意刺起也范匄不以正議而妄自與正惡起之自與也女子不遑義以微詞正惡起之營義也讀至末二句覆按一過正無一語不罪韓起也

晉平之病在於色荒六卿之病在於封殖霸業所以銷亡也欒氏既亡州田應歸於公室而三家並欲之猶女子以死謝州止趙獲之求析忘于怒韓范由此賢亂非有歸邑於公之意也天下[illegible]居君來言小人也居君子之位

周云娶夫人何待少而取

而志小人之志將何所不爲哉讀此篇晉鄭無不言利而韓起獨工言利工拙雖異而終必至於賂晉而後已則一也此失覇之病根也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敬子叔弓也懿伯椒之叔父）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禮）

劉氏以忌爲忌日是也附注云杜解及檀弓注疏以爲辟嫌皆轉說也

晉韓起如齊逆女（爲平公逆）公孫蠆（蠆勑邁反）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私言我欲得齊人之心子尾有寵於）

此以賀夫人……

齊，而我反逆之，子尾將以齊歸我乎。

此以上卿逆，以上卿送，知逆夫人也。其為繼室，乃繼正夫人，非繼少姜也。晏子請繼室於晉，稱韓宣子使叔向對一語，知晉平之逆夫人起成之也。此子尾以已女為公女，以固晉寵，知齊之請繼室，子尾成之也。而蠆欺齊景起賊晉平。玩兩君於股掌之上，干寵罪小，無君罪大。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汝也）固有之；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陳也）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

失起此於所以然故事又隱然小恆不復相因照也

君猜疑也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在陋

此年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春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賤非上卿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張趯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庶幾如趯言

子皮以上卿如晉賀夫人又比太叔弔葬而加重晉之失諸侯可立俟也因帶叙請朝楚事叔向作四轉折以在楚猶在晉一語極住極大度却極卑恭正無可奈何之語也張趯於太叔有針芥之投小人失望自是愛慕之誠太叔借其前日之言復之言今日無事庶免一日之勞爾必欲我馳驅西道乎蓋聞人傾心於已而爲此親暱之辭傳以

此篇再讚韓宣來聘猶信能姻叔能得人小國比賤亡所敢也

此作結正與子皮如晉相應連篇相屬俱爲晉失諸侯伏脈。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謂小邾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自黎來受王命爲小邾子。世守其國。衣冠文物之會。每厕壇坫之間而不以僻陋自卑曹滕邾三國往往爲人執辱亦或乘閒侵掠而小邾至春秋之季未聞有此其於魯朝莊公僖公襄公者各一至此不忘舊好而季孫忽欲卑之並來朝朝公也卑其一睦而羣好以離是季不特閒公於

唐云小人亦窺勢挾術往往流出一副急淚令人主憐而收之、、又云千古大奸偏是髮種種時識者審

覇國而使之辱亦且惡公於小國而使之孤夫然後齊之逐之唯我所爲也穆叔洞燭其奸以天怒降災怵之季不敢肆於是十七年復來朝矣

八月大雩旱也

齊侯用于蕳齊東竟盧蒲嫳慶封之黨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嫳二十八年放之於竟自言老不能復爲害公曰諾吾告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寢處二十八年嫳謂雅尾譬如禽獸吾寢處之故反其說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恐其復作亂

毛氏作春秋係貫於崔慶之誅歸功於盧蒲嫳愚謂嫳爲慶封私人儻杼者其心讎封者非其心也爲封誅杼而王

何因以趁封發易視之不爲備天奪其魄也投界何疑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相親

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此

春秋君爲臣逐皆以自奔爲文爲人君失道之儆如鄭突

衛衎皆是也此聖人手定之文不從舊史氏者罪之罪其

君非爲賊臣寬也春秋發微臣之叛逆不待言也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子欲與鄭田

仙共用故賦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齊公孫竈子雅卒司馬竈齊大夫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

惜也子旗不免以其不臣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嬀陳二惠

競爽猶可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競彊也爽明也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宕產嘗欲楚子修訴一二加釐

當時齊國之士勤公室之憂者晏子一人惜也惜子雅也殆哉殆子尾也危哉危姜氏也字字傳哀惋之神子雅之識高於子尾觀放盧蒲可見故陳氏有所忌而不敢恣子雅沒而去子尾易矣然猶延至欒高之世而子尾得沒於齊不可謂非幸也

[illegible]義卷三十四終